



父亲的字典

父亲去世后，那本字典也神奇地消失了。为此，母亲自责了好久。

字典只是普通的一本新华字典，六十四开本的那种，跟随父亲那么多年，已经被翻得破破烂烂的了。父亲却当做宝贝，去哪都带着它。

爱学习的父亲无钱读书，刚学完拼音字母就辍学了。父亲不甘心，有空就在地上写拼音字母。一次去村里小伙伴家玩的时候，发现一本旧字典被扔在旮旯里，他如获至宝，捧回家里。

我记事的时候，父亲已经能读大部头的《三国演义》《红楼梦》《杨家将》之类，我不知道父亲如何从只认识26个拼音字母，做到认识那么多字的。我只知道，父亲爱书成癖，节衣缩食都要买书，为这，没少挨母亲埋怨。

在我们村人的眼里，父亲是个文化人。作为没有文化的文化人，读书的时候自然会遇到很多拦路虎，解决拦路虎的办法就是查字典。

劳碌一天的村民，吃过晚饭就三两两相继来到我家，或坐或站，没

人出声，都在凝神细听父亲读书。

一灯如豆，昏暗的灯光映着满屋子的灰头土脸。遇到拦路虎，父亲赶紧去查字典。有人就着急，嗨，不就个把字吗？跳过去跳过去！听得正上瘾嘞！

人们都笑着附和，唯有父亲红着脸，一声不吭，认真地用手指蘸着唾沫翻着字典，终于翻到这个字，掏出装在口袋里的半截铅笔和一个小本子，笨拙地把字抄在小本子上，嘴里还不住地念念有词。最后终于长舒一口气，接着念书，安抚那些早就心急火燎的听众。昏黄的灯光映着父亲坚毅的脸庞，眼神清亮，充满对知识的渴望。多少年以后，这个场景还历历在目，记忆犹新。

父亲的字典不离身，睡觉的时候也会找个高高的地方放好。我几次想看，都被父亲拒绝。终于有一次，父亲有事出去，没来得及带字典，或者不方便带，放在家里唯一的橱柜顶上。这可难不倒我。踩着凳子，我拿到了那本字典。我原本以为里面会画着美丽的仙女，会有神仙踩着七

彩祥云，会有骑着骏马像风一样奔驰的关羽……却只有一堆芝麻黄豆大小的东西挨挨挤挤地在纸上跳舞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我没了兴趣，正要扔掉，转眼又想起前几天小伙伴们叠得好看的纸飞机。毫不犹豫地撕了几张下来，正准备叠纸飞机，身子被谁掀翻在地，屁股上结结实实挨了几巴掌。我哇哇哭着扭头去看是谁打的我，父亲拿着被我撕掉的几张纸，脸色铁青，心疼得手都抖了。我吓得忘了哭，偷偷跑了出去。

后来，父亲告诉我，字典是人类的好朋友，通过字典，我们可以认识很多字，懂得很多道理。从那以后，我也被迫爱上字典，小小年纪也能像父亲一样念很多书。

后来，我长大了，父亲却永远离开我们。每逢父亲节，我都对字典有种特殊的情结，都会想现在的字典装订如此精美，父亲在的话一定会很喜欢。

字典好买，可我要去哪里找我的父亲，重温他在灯光下一字一句读书给我们听的旧时光？
陈雅萍

时光啊，请善待

父亲

眼泪为谁而流

去年初春，父亲要装修房子，因手头的钱不宽裕，跟朋友借了2000多元钱，承诺借期一年。

转眼一年的还款期限到了，可父亲手头还不宽裕，他一狠心，不顾母亲的劝阻，硬是把家里的存粮卖了，凑够了2000多元钱，准备去还给朋友。朋友家住在离父亲15公里远的地方。大清早，父亲上了公交车，并且还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。或许是几天来累了的缘故，父亲上了车，就昏昏欲睡……下车后，父亲下意识地摸口袋时，才发现身上的2000多元钱不见了。父亲顿时惊出一身冷汗，发疯似的上车找了好几遍，可哪里还能找得到？

父亲下了车，腿都不听使唤，都不知道是怎么回到家的。当他进门时，我见他脸色不对，上前询问，父亲只喃喃自语：“我的2000多元钱不见了，我的2000多元钱不见了。”一连说了好几遍。

也难怪，2000多元钱在有些人眼里不算什么，但在父亲眼里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何况这2000多元钱是卖家里的存粮凑起来的，父亲能不伤心吗？可钱已经丢了，再伤心也没用。于是，我忙安慰他：“不就是丢了2000多元吗？钱没了，咱还可以再挣啊，要不，你先从我这儿拿上！”父亲听了，摇了摇头。他知道我手头不宽裕，因为前年我在城里买了房子，还在还贷。

我只好一个劲儿在父亲跟前继续做工作，让他往开了想。父亲终于擦干眼泪，说：“其实，我也不全是心痛那2000多元钱。”他面带愧疚地说：“我伤心的还是对不起那位朋友，说好了今天去还钱……”

原来父亲更伤心的是不能如期兑现对朋友的承诺。我还能说什么呢，找了理由坚持把钱塞给父亲，让他赶快去还钱。
张志松

那个始终为我捏把汗的人

我小时候，每天跟堂姐一起玩。那年夏天，堂姐下到地窖里拿西瓜。我觉得地窖里一定好玩，也跟着下去了。堂姐比我大三岁，已经能够很自如地上下地窖，她拎着西瓜很利索地上去了。我却在窖底上不去，堂姐冲我喊：“你怎么下去的就怎么上来，蹬着凹槽一步步往上上来！”可是我竟觉得怎么也上不去。堂姐急了，就跑到田里喊我的父亲。

我一个人困在窖底，就像一只误入陷阱的小兽，惶恐得大哭起来。地窖里的每一秒都是惊恐和冰冷的感觉，我还担心里面有我最怕的老鼠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父亲来了。我听堂姐说：“叔，你赶紧把竹筐送下去，让妹坐在竹筐里，把她提上来！”我顿觉救星来了，心中立即升腾起希望。父亲却冲着窖底喊：“别怕！你能自己下去，就能自己上来。站起来，往上攀……”父亲还没说完，我就崩溃得大哭起来：“我不！爸，赶紧把竹筐送下来！”父亲依旧鼓励我：“你不是

总想学着下地窖嘛，这次你自己上来，就算学会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怕了。地窖不深，咱们说话都听得这么清楚呢。我就在上面等你，没事！”我虽然害怕，但听了他的话，内心那股子倔劲儿居然上来了。我小心翼翼地踩着壁上那些凹槽往上爬，父亲不停地鼓励我。终于看到窖顶了，我用力一撑上去了。那一刻，我就像征服了世界似的，无比自豪。父亲看着我的样子，笑了。

后来母亲知道了这件事，批评父亲太狠心。父亲说：“其实，我也为孩子捏把汗啊，心里特别紧张，但我相信她一定能自己上来。”

我参加中考那年，很多同学的父母都开着拖拉机陪儿女参加考试。孩子考试的时候，父母就等在外面。父亲骑着自行车把我送到考点后，说：“中考没啥大不了的，我就不陪你了，家里还有农活呢，我得先走！”我爽快地说：“爸，你回去吧！”父亲的做法，反而让我觉得不那么紧张了，考

试发挥得非常好。后来母亲又批评父亲，说他太不负责任。父亲嘿嘿一笑说：“其实我也为孩子捏把汗啊，为了锻炼她才不陪着她的。”父亲依旧是那个为我捏把汗的父亲。

前几年，我遭遇了不小的生活打击，陷入困境。父亲和母亲二话不说，搬到城里陪我一起住。他们就是默默陪着我，从不多说什么话。母亲每天换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，父亲好像什么都不在意，经常坐在沙发上看报纸。我那段话很少，有时一整天默不作声。一天，我听母亲跟父亲嘀咕：“你跟闺女多说话，多开导开导她，整天跟个木头似的，让你来陪她有啥用。”父亲说：“不用说啥，道理她比咱们懂得还多。”那一瞬间，我憋了很久的泪，肆意流淌起来。我知道，父亲心里一定又在为我捏把汗。只是，他想着默默地陪着我，总好过我独自煎熬。不久后，我走出阴霾，开始笑对生活。为我捏把汗的父亲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马亚伟